



政變後的土耳其

文 · Jenny White

2016年7月15日下午，土耳其政府收到消息稱在全國各地的緊要位置，軍隊的動向不同尋常。這讓政府提前幾個小時就察覺了一場政變正在發生。而這也迫使已被發現的政變策劃者倉促行事，他們沒有等到夜深人靜之時佔領政府機構，而是在伊斯坦布爾的高峰時段發動政

變。很快，坦克試圖碾過汽車的照片開始出現在Twitter上。軍用飛機在伊斯坦布爾上空盤旋，並炸毀了位於首都安卡拉的議會大廈，坦克也封鎖了博斯普魯斯大橋。同時，傳言稱總統埃爾多安已經前往德國尋求庇護。但實際上，當時他正在地中海沿岸度假，從而僥幸逃脫了被暗殺的命運。政

變發生後，他接受了CNN駐土耳其記者的採訪，通過蘋果Facetime向全國發表講話，呼籲人民湧上街頭對抗這起政變。

隨後，成千上萬來自不同政治派別的人，埃爾多安的支持者以及認為埃爾多安有專制之嫌的人都紛紛走上街頭與士兵和坦克對峙，試圖捍衛他們的民主制度。在此過程

中，172名民眾、63名警察及5名士兵不幸遇難，兩千多人受傷。在過去十年土耳其因宗教和民族路線問題而分崩離析的背景下，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政治團結時刻。

2014年8月，已連任12年總理的埃爾多安及其領導的正義發展黨（AKP）憑藉對土耳其在社會發展、社會服務和基礎設施方面的改善，以及對民眾普遍遵守的保守價值觀的尊重，在總統選舉中獲得了半數選票，而另一半人則強烈反對埃爾多安包攬所有權力的行為。埃爾多安在擔任總理時就明確表示將要限制議會的權力，從而加強總統的權力。他建造了一座比凡爾賽宮更加宏偉的總統官邸，將自己置身於一群唯命是從的“應聲蟲”中，對於批評的聲音，完全置若罔聞。在這種背景下，一些大規模的公共工程，包括土耳其最大的清真寺、最長的橋樑，以及最大的機場，則將腐敗現象推升到了空前的程度。此外，從媒體到司法系統，這位總統剝奪了所有主要國家機構和社會機構的獨立性，從而大大損害了權力平衡。

此次政變失敗，又使埃爾多安獲得加大大權獨攬的機遇。他聲明全國進入緊急狀態，並迅速扣押一萬五千多人，解雇六萬多人，包括法官、檢察官、警察、公務員和教師。他要求全國各大學院院長辭職，關閉了一千多家私立院校和教育機構，以及一百多家媒體，並逮捕了大批記者。被捕者的財產也被同時沒收。此外，為了促使抓捕目標返回國內，警察還挾持了他們的家人。在這種危險的境況中，法治已近乎被擱置。

不僅如此，政府也在慫恿人們告發那些“他們認為”與政變策劃者有關聯的鄰居。在政府的操縱下，對外國人的憎恨言論，以及社會上的憎恨言論已達到了白熱化。

據大赦國際8月數據，已有64437名部級機關工作人員被解雇，而這一數字每天仍在增加。

誰策劃了政變？

此次政變由軍方內部的一個派系直接發動。因此，7月15日夜間，才發生了一派士兵和其他士兵、警察、安全部門以及民眾交火的一幕，重型武器、直升機和戰鬥機均參與其中。如果政變成功，此次軍方內部的分裂，加之一個高度分化的社會很可能會引發一場傷亡慘重的內戰。

政變在土耳其歷史上並不鮮見，最近一次出動坦克的政變發生在1980年。但之前的政變，都是當人們從睡夢中醒來時，政變就已成事實。無論是出於恐懼，或是對軍隊的尊重，人們並沒有走上街頭，而是待在自己家裏。在二十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裏，作為社會上最受信賴的團體之一，軍方擁有90%的支持率。後來在Ergenekon和Balyoz事件審判中，數百名軍官被指控策劃政變被判入獄，使軍方的支持率下跌至60%。而在庫爾德工人黨（PKK）和“伊斯蘭國”（ISIS）發動的襲擊所引發的國家危機中，超過三分之一的土耳其軍官遭到逮捕，軍方的力量更受到重創。

此次政變，政府指責現居美國



■ 本文作者：斯德哥爾摩大學土耳其研究所教授Jenny White。

的牧師法圖拉·葛蘭的追隨者“志願服務運動”（Hizmet Movement）為首要、甚至是唯一的罪魁。不過，一些分析家認為此次政變很可能是葛蘭追隨者和那些心存不滿的世俗化基瑪律主義者（也許是因Ergenekon/Balyoz審判而被監禁之人）的邪惡聯盟。另一個大膽的猜想是軍隊中的“歐亞大陸”派系，該派系希望土耳其能脫離歐洲和美國的懷抱，倒向俄羅斯、伊朗和中國，而這種偏離目前正在發生。大部分證明葛蘭追隨者參與此次政變的“證據”來自被逮捕的軍官的證詞，但據大赦國際調查，這些軍官曾遭受折磨，從而使其證詞不足為信。

Hizmet（意為“服務”）是一個蘇菲運動團體（伊斯蘭神秘主義），根植於20世紀早期“光明派”（Nurcu），該派別認為現代科學教

育可以與伊斯蘭教共存。因此，在過去的三十年裏，Hizmet 在世界各地先後創辦運營了大批學校和相關企業，包括美國和非洲。比起傳統形式的伊斯蘭兄弟會，這些學校、企業處於一個基金形式的網絡中，該網絡組織嚴密、井井有條、服務周到。葛蘭敦促他的追隨者成為接受、支持科學教育，並具備穆斯林道德準則的“黃金一代”。這個目標在某種程度上類似於美國早期的共濟會，即讓德才兼備的人進入公共服務系統。共濟會會員喬治·華盛頓就是一個例子。

Hizmet 學校以其世俗化作風和教學品質聞名，這也是世界上許多國家都不顧當前土耳其政府的壓力（土耳其政府認為這些學校與政變策劃者有關），拒絕關閉學校的原因。Hizmet 在學校周圍開辦企業，為學校提供支持，並籌措資金。在這個組織背後，也可能還存在一個財務及管理支柱來組織其活動和資金流向，並將基金會與其聯繫起來，但大部分研究者並不認同該看法。不管怎樣，受過良好教育的忠實葛蘭追隨者在過去幾十年間已經佔據了土耳其公共服務部門的大批職位，特別是教育系統、司法系統和警察隊伍。此外，他們還建立了自己的媒體帝國，擁有了一家大型銀行（Asya 銀行）。

Hizmet 与正發黨的恩怨

Hizmet 曾是正發黨的長期經濟和政治夥伴，並在正發黨 2002 年獲選後助其上臺執政。而葛蘭派法

官和檢察官在 Ergenekon 和 Balyoz 事件審判中更使用偽證進行了合作。然而，當正發黨和 Hizmet 的經濟、權力網出現競爭時，雙方的合作也隨之終止。葛蘭作為一名土耳其民族主義者，很可能會反對埃爾多安試圖啟動與庫爾德工人黨（PKK）的和談。2012 年，時任總理埃爾多安將情報部門首腦 Hakan Fidan 派至巴黎與庫爾德工人黨就和平協議發起談判。然而就當 Hakan Fidan 回國時，據推測葛蘭派警察試圖以叛國罪將其逮捕。觀察家將這一事件視為 Hizmet 和正發黨國家內部權力之爭的證明。

隨後，雙方發起一系列針鋒相對的攻擊。正發黨關閉了 Hizmet 學校。而疑與 Hizmet 有關聯的檢察官和警察試圖以腐敗的罪名逮捕埃爾多安核心集團的成員。埃爾多安也予以還擊，通過將數百名法官、檢察官和警察解雇或調職的方式，最終將法庭置於政府的控制之下，進而撤銷了腐敗指控。有人曾將埃爾多安的腐敗證據發到視頻網站 YouTube 上，人們通過埃爾多安被監控的電話聽到其指示其子：“將那筆錢處理掉”。因此，埃爾多安關閉了國內的 YouTube、Twitter 和 Facebook。最終，他正式宣布 Hizmet 為恐怖組織。如今，兩方已呈不共戴天之勢。葛蘭現居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在缺乏美國法庭看來站得住腳的證據的情況下，美國政府拒絕將其引渡回土耳其。

若葛蘭此時回國，其將面臨的很可能是被處死的命運。面對此種情況，土耳其堅稱美國策劃了這

起政變，否則他們為何要保護葛蘭呢？出於憤恨，土耳其政府還對美國總統奧巴馬進行了醜化。更有甚者，一家隸屬政府的土耳其日報刊登了奧巴馬女兒的一張照片，照片上，其衣著整潔，但該報聲稱其吸毒。但即便是在美國新聞界，奧巴馬的家人也是禁止談論的話題。

政變之後驚魂不定

出於對二次政變的擔心，埃爾多安呼籲國民政變平息後在公共廣場再停留兩周。8 月 7 日，為了慶祝這一全國人民大團結時刻——“人民力量”挫敗了一起政變——土耳其舉行了大規模的慶祝活動。一百多萬人參與了在伊斯坦布爾舉行的集會，並且，集會現場還向土耳其各地的其他小型集會播出。然而，此次團結猶如曇花一現。雖然所有政治派別的人們都走上街頭來阻止政變，然而塵埃落定之後，漫步於街頭的人基本上都是受到政府支持的埃爾多安支持者。而世俗化居民出於對自身安全的憂慮，選擇留在家中。在 8 月 7 日的大規模集會中，土耳其的反對黨與執政黨正發黨一同上臺，然而議會中的庫爾德黨派庫爾德人民民主黨（HDP）並未受到邀請。雖然此前在政變發生時，該黨派的成員也走上街頭，與政變策劃者進行了勇敢搏鬥。

實際上，土耳其的獨裁統治、內部紛爭、國際地位下降的轉捩點就發生在近年，而且，這些轉折很大程度上都是咎由自取。2002 年正發黨執政後，土耳其的經濟改革



■ 2016年7月16日，土耳其安卡拉，土耳其政府在叛軍政變被鎮壓後召開臨時會議，土耳其總理比納利·耶爾德勒姆和早前被叛軍羈押的總參謀長Hulusi Akar出席會議。

獲得了可喜的成果；作為入歐過程的一部分，制度也在向歐盟看齊；而喜歡亂插手的軍方則處在政府控制之下，這使得政治愈發穩定。並且，正發黨政府還與非穆斯林少數民族進行了接觸，歸還其被前政府沒收的部分財產。此外，該黨還在 2013 年啟動了與庫爾德工人黨的和平協定，此次協定原本能結束土耳其政府與佔四分之一人口的庫爾德少數民族長達四十年、致三萬多人喪生的戰爭。2013 年，各國首腦都將埃爾多安視為可能是阿塔圖爾克之後土耳其最偉大的領袖。2015 年，一支庫爾德政黨——庫爾德人民民主黨首次入選議會，人們因為終於可以通過非暴力手段將庫爾德人融入土耳其而歡欣鼓舞，喜悅的庫爾德人更是在迪亞巴克爾街頭跳起舞來。

然而，在 2015 年的議會選舉中，曾為正發黨投票的虔誠庫爾德人為了進一步促進和平，轉而將選票投給庫爾德人民民主黨，這使正發黨失去多數席位。兩周後，一個與庫爾德工人黨有關的庫爾德激進青年團體殺害了兩名警察。安全部門隨後派出大批警力。據照片顯示，在東土耳其幾個庫爾德人佔大多數的大城市中，重型大炮將整個街區摧毀殆盡。迪亞巴克爾的歷史中心 Surici（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遺產）也被夷為平地。更糟糕的是，這座城市古老而富裕的各個教派、種族的基督徒和穆斯林聚居地也難逃被摧毀的厄運，五十多萬居民（大部分是庫爾德人）流離失所。面對這種境況，總理承諾將重建 Surici，欲將其建設成類似西班牙托萊多（Toledo）的旅遊景點。在半年後的

選舉中，土耳其人民（包括虔誠的庫爾德人）抱著埃爾多安將終止這一混亂狀況的美好希冀，用選票再次將正發黨送上大多數黨席位。

可是，混亂仍在繼續，土耳其政府在 8 月 7 日大規模集會上演的“團結秀”不堪一擊。目前的情況是，針對庫爾德人的戰爭仍在繼續。約佔人口 50% 的埃爾多安追隨者由於受到政府支持，其行為被免除懲處；而對其他 50% 的人則實行打壓，這包括被政府貼上“政變支持者”標籤的世俗主義者、少數民族及外國人。此刻，軍方力量被削弱，而被懲患蟲惑的民族主義卻在街頭肆意湧動。在這種背景下，即使土耳其政府成功挫敗了此次政變，未來內戰的發生也並非沒有可能。

（翻譯：本刊編輯駱蘭青）